



老年大学摄影课

◎ 程军

阳光斜斜地穿过老樟树的缝隙，在教室的水磨石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影子。我坐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老年大学的摄影课教室里，端坐在电脑前，忽然听老师说：“摄影不是记录，是凝视。”

七十三岁的我，心头微微一震。退休十余载，日子像浸在温水里，温吞而平静。每日晨练、买菜、接送外孙女，生活被切割成规整的片段。偶然间在离退休网页上看见“老年大学摄影班”的招生简章，我从未想过会在古稀之年再次踏入学堂。

第一堂课，老师让我们拍水。我对水池连接快门，交上去的却是寻常水花。老师指着其中一张：“您看，这一滴将落未落的水珠里，是不是藏着整个天空？”我俯身细看，果然——那剔透的水滴里，倒映着窗外的云朵、树梢，还有我模糊而惊讶的脸。原来我错过了那么多。

从此，我学会了停留。拍晨露，要等到太阳将未出的那一刻；拍落叶，要选它离枝与落地之间的弧线。手机成了我的另一双眼睛，带我重新认识这个熟悉的世界。

最难忘的是拍银杏。深秋，科大东区那两排银杏树金黄得不像人间应有。我蹲在树下整整一个下午，看光影在叶片间游走。突然一阵风来，万千金蝶飞舞，我慌忙举起手机，却在取景器里怔住了——那些飘落的叶子，每一片都在以独一无二的姿态告别枝头，从容、静美，像极了我们这个年纪。我不再急着按快门，只是静静看着，任落叶拂过肩头。那一刻我明白，有些美，留在心里比留在存储卡里更长久。

老师说得对，摄影教会我们的不是如何拍，而是如何看。年轻时忙着赶路，中年时忙着负重，直到白发苍苍，才在取景器那一方小小的天地里，学会了真正的观看——看光如何一点点爬过墙

垣，看皱纹如何温柔地爬上老伴的脸，看时光如何在寻常物事上留下诗意的注脚。

前几天整理旧物，翻出四十年前在科大校门口拍的黑白照片——那个穿着工装、眼神明亮的青年，如今已是鬓发如霜的耆老。我把新旧照片并置在一起，忽然泪湿。原来摄影最动人的，不是定格了青春，而是让我们在回望时，能与从前的自己温柔相认。

教室窗外，又一批年轻人抱着书本匆匆走过。他们正奔赴他们的远方，而我，在人生的秋天里，找到了另一种奔赴——不是向前，而是向内；不是追逐，而是回归。当指尖按下快门，听见那一声清脆的“咔嚓”，我知

道，这一刹那的光、这一瞬的感动，便永远地属于了我。

这小小的取景框，竟成了我晚年生活的一扇奇妙的窗。原来快乐并非遥不可及的远方，它就藏在斑驳的光影里，在定格的时光中，在每个重新学会凝视的清晨与黄昏。当我透过镜头与这世界温柔相望，岁月赠我的不是苍老，而是把寻常日子都点化成诗、澄澈的目光。

老年大学的摄影课，给我的何止是技术？它让我明白，生命从来不怕晚，只要你还愿意凝视，愿意发现，愿意为一片云、一束光而心动。那些被镜头温柔以待的时光碎片，终将汇成一条宁静的河流，载着所有过往与明天，静静地，流向远方。

栎树花

◎ 张斯伟

许多天没有去学校了。今天路过大礼堂，看到它门前的一排树，树冠开满了金黄色的花，非常好看。我不知道它叫什么花，后经查，才知道它叫栎树花。

我家楼下，对面楼旁也有这种花。我站在窗前望去，一大片，金黄灿烂，十分靓丽，令人明快



栎树花 摄影 代蕊

舒畅。

花非常小，小到不知道该怎么去欣赏它。用手指小心地从地上捏起它，把它轻轻地放到手心上，生怕弄坏了它。花虽小，可它的树干，却十分高大，高达10多米。树干高大，花朵细小，似乎有点不协调了。

花朵虽小，也没闻到它的香味，但花形奇特。花瓣从瓣尖到瓣根，一色的金黄，而根部却变成了一圈红色。花朵为半缺口型。半边没有花瓣，另外半边只有四片且用力地向后伸展。花蕾六七根，似爪子，用力地向前下侧伸去，宛然一幅老鹰捕猎图。

麻蚊子般大小的花朵，落在草丛里，悄无声息。但遇风起，沙沙沙像雨点般落下。尤其是次日清晨，经过一夜的铺陈，放眼望去，遍地金黄，让人赏心悦目。

栎树花，在地面上难以看到它的全貌。它高悬半空，开在树冠，

可称之为空中之花吧？傲立树冠气势雄，半空起舞谁敢同。

每年的九月为它的盛花期。它一茬茬地次第开放，间隔十多天，花期在一个多月。其间，可同时欣赏到它盛开时的金黄、半衰时的淡黄等不同时段的生命色彩。

不同的地点，甚至同一地点，更甚至同一棵树，花的开放都有先后。有的花都已经结花苞了，有的才开。真是：你方唱罢我登场，好不热闹。

它的花苞很奇特，且大小差异也很大，竟有两三倍之多。它们大多数为三叶苞片，偶尔也有少数的四叶苞片。它们向心而合，中间有空隙。外形看，很像杨桃。横切面上，杨桃是五角星状，栎树花苞是三角形。前期，里面藏有五六粒大绿豆般大小的青色果子。而后，却只剩下两三粒小绿豆般大小的黑色种子了。而裹着种子的苞片，由开始的青色慢慢地变成了棕红色。因此，常常被人们误认为是花。它呈圆锥形，一串一串地挂在半空，像灯笼，煞是好看；又像铃铛，随风摇曳。听：它们仿佛发出

了悦耳动听的叮当声。苞片下方，有三四条小开口，不知何用？它的色、它的声、它的形，给秋日里带来了别样的风景。

近日，我因身体染病，求医治疗效果不佳，心情有些低落。本想出去散散步，和朋友们聊聊天的。不曾想，连日阴雨，出不了门，愈加郁闷，坐立难安。当漫不经心地走到窗前时，眼前一亮，被窗外的景色惊艳到了。

那栎树花，在灰暗、阴霾的阴雨天里，竟然如彩霞般靓丽。

虽然它们被雨淋湿了，但它们并没有气馁，依然手拉手肩并肩地挨着、挤着、笑着，把亮丽的一抹金黄展现在人们的眼前，且比起晴日里来更加亮丽明朗了。

我的心情也亮堂舒暢了起来！

栎树花花朵虽小，但盛开时，它们连成一片，随风舞动，如片片祥云，金色灿烂，绚丽如霞，蔚为壮观，令人心旷神怡。这高大粗壮的树干，使成片的、沉甸甸的花朵们有了坚实的依靠，它们高兴地、尽情地在半空中伸展着、扭动着。

栎树，又称大树树。《周礼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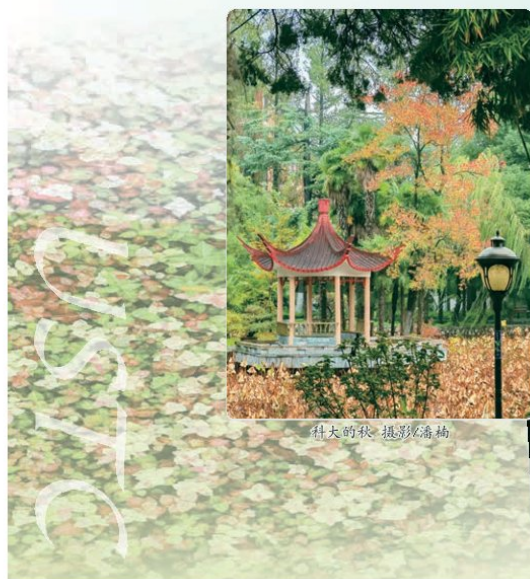
记载：“天子坟高三仞，树以松；诸侯半之，树以柏；大夫八尺，树以栎；士四尺，树以槐；庶人无坟，树以柳。”

大夫，家国情怀，以天下为己任。孔子在《礼记·大学》中提出的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；范仲淹的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等理念，被广为推崇。而栎树花积极向上、志在高远、光彩照人，正是大夫们所追求的。栎树象征着美好，它承载着一份淡然、一份亲情、一份情怀、一份高远。

乾隆皇帝也十分喜欢栎树花，他下令在他常去祭拜的北京西山卧佛寺及周边栽栎树。卧佛寺内至今还保留着乾隆时期所栽的几十棵栎树，树冠高大挺拔，虽已280多岁，但仍然枝繁叶茂，生机勃勃。

秋天，许多花先后凋谢了。但是栎树花却抖擞精神，傲立枝头，悬于半空。

秋天，似乎是属于它们的。秋天，是它们生命的鼎盛期。秋天，因它们而更加多姿多彩。秋天，因它们的灿烂，我的心情也跟着灿烂了起来！



科大秋景 摄影 张瀚楠



月是故乡明 摄影/丁星



光影科大 摄影/王伟



一树繁花 摄影 胡亮